

月秋湖平



平湖秋月

顧明道著

便和

搬下山菜出來，小龍母御氣體
叫珠坐在下首去吃，一集定價國幣一圓六角

不 准 翻 印

編 選 人

師

穎

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

發 行 人

宋

小

濂

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

印 刷 人

李

雲

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

印 刷 所

啓智書店印刷部

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

總發行所 新馬路 啓智書店出版部

全國各大書店代售

電話②八五八〇番
派替新京三八八〇番

自序

平湖秋月何爲而作也？當余應報館之約，握管寫此說部時，正值兵燹之後，經濟衰落，農村歉荒，市廛凋敝，一般少年徬徨於十字街頭，出路狹隘，難展鵬程，其一種苦痛煩悶之狀，耳聞目擊，怒焉傷之，蓋實有不能已于言者焉。某生少年志高，頭腦清新，學問亦有根柢，嘗縱余學古文，既而研究工程學，思想轉變，棄其向日之舊文藝，而有新信心，顧所如輒左，未得枝棲，遑論施展其所學乎？亦嘗一度經余之介，供職某處，願以新舊思想衝突，不滿意於當事者之所爲，憤而辭職，人皆非之，而某生不顧也。又嘗一度搗管城子以從事于投稿生涯，然亦不得志，文壇上無藉名。其後又輟筆而欲投入政治舞台，初亦不過爲一搖旗吶喊之小卒而已。事變以後，某生即束裝遠颺從事和平工作。其初余嘗惜其才，愍其志，頗欲助其有成，然我「介窮儒」，何能爲力？心有所感，遂借其影事以寫余之小說，亦所以爲一般窮途偃蹇，懷才不遇，突圍無力，有志難成之少年，作同情之呼籲耳。

有志者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，「此俗諺也，然可以證明兩地之居民生活之優裕爲何如」也。代書者，簪纓門第，一般富豪大族，固甚夥頤。然時代之變遷，社會經濟之影響，往日繁華之夢，岌岌有不能持續者，比比然也。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，盛極而衰，難逃天演之例。故吾書中所述之陳家，足以代表一般富貴階層之崩潰，實有其事，且亦嘗親聞之也。杜少陵有「此哀王孫」一詩，讀之悽愴滿懷，時至今日，彼金張門第中人，填身溝壑中者，不復不訖，東亞其榮園中大時代之動盪，適足以掃除此輩寄生之蠹。嗚呼！其亦可以猛省矣！

小說雖空中樓閣乎？然言爲心聲，心有所感，乃有斯言，特不能平鋪直敘，爲新聞式之報告。

，以取厭于讀者，故推衍之，排比之，連綴之，披擲之，以求其有結構而成一書。至于是否能盡藝術上之能事，余才短不敢以此自滿，竊恐雕蟲小技，貽譏于大雅耳。惟敢爲讀者告，書中大我與玉雪，雖無其人，實有其影；即歌女阿梅，亦非盡子虛耳。讀吾書者，其能由此而窺見社會之一隅乎？非所敢知已。

當拙作在新聞報時日刊登時，常有人致函于余，欲寫大我于死地者，而亦有不忍煮鶴焚琴，冀玉雪于不死者。各人之觀感不同，於此可見。特余以爲聖人云：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」玉雪至此地步，亦不得不死矣！臨終前之懺悔，亦可洗其罪過。死後之玉雪，反較苟活人世爲愈也。至於大我之坎坷不過，身世可憐，世間固亦有坎坷以死，英才埋沒者。然孟子曰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然後動性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又曰：「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旨哉言乎！吾人雖有立志，然必先遇險阻艱難，奮其全力以克勝之，然後盤根錯節，終底於成。故孟子又云：「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。」然則禍日之憂患，非玉成其人者乎？故大我之經歷困難險阻，卒得脫穎而出者，此亦非偶然之事也。古人又云：「天定固能勝人，人定亦能勝天。」西諺云：「天助自助者。」有志之士可以興矣！

今者國華影業公司已撮此書情節攝爲電影，而書店亦付梓出單行本以餉讀者。余爲重校一過，心竊上不無有二種悞觸。斗室孤燈，勞神苦慮，避居海上，倏逾四年，身受目覩，何一非不如意事？然則余亦日處奈何天中耳！安得有一日否盡泰來，新秩序之大業告成？則讀吾書者亦可以皆大歡喜也已！

平湖秋月 第一集

顧明道

第一回 明月清風何來妙侶 陽春白雪竟遇知音

在天空中有一絲兩絲輕漾着的白雲，淡淡素雅的月姊，瀉下她皎潔的月光，照在這個幽靜多美的湖上，變一片銀色，微風吹動了水面，又似一縐一縐的銀鱗，此時西子湖正蒙着輕紗白衣，在這輕靈的夜色中，現出她美麗的面目來，露挹清輝，四野輕風，樹分涼影，波光泛澌，四面衆山靜繞，又如千百美人臨鏡梳頭，別成奇觀，公園前的兩株老柳，被煙月籠着，微黃的柳條，飄拂在水邊，雖已不是張緒當年，丰姿濯々，而半老徐娘，立在秋風裏，尚有一些媚態，樹下站着一個少年，他頭上倚覆着一頂草帽，月光下祇露出了他臉的下半部，身上披着一件半新舊的白羅長衫，足下踏着一雙白帆布的鞋子，反負着雙手，仰首看着天上的素月，臥聽聽着湖上的波光，遠遠兒觀着環繞湖上的青山，靜々の隱着他們的影兒，好似都靜着了，又好似被擁抱在月姊的一雙白臂膀中間了，耳邊又聽得背後草地裏秋蟲唧々の聲音，如泣如訴，如怨如慕，在那裏奏着失戀的輓歌，或是唱着悲秋的曲調，一陣微々の秋風吹到他身上，此時的他，正是靜々の立着，被這月色波光沉浸着，醉了醉了，當着這個微妙清艷的夜景，他的一顆心也已如醉如癡的融化在西湖姊々の懷中了，又好似他已跳出了本來的環境，在這個一剎那的環境中，享受着一種大自然的安慰，醉了醉了，可是這一陣微風吹來，雖然是微微的，而在夜間的湖上，正當新秋，

已含着大々的涼意，所以他陡然覺得身上一涼，從沈醉中醒過來，看々自己身上滿被着月光，一個瘦長的影兒倒影在右面地上，他口裏不覺微吟道，「百頃西湖一明月，此身已在廣寒宮，」又自言自語的說道，今晚的月色好極了，我那裏能够長對着明月，長伴着這美麗的西子湖，過此一生呢，恐怕這一刹那的享受也不能說是現實的，聽到這淒涼的虫聲，又將勾起我的萬斛牢愁，自傷身世了，唉，天邊的明月，湖上的清風，青的山，綠的水，你們是雖歷數千百年而不知憂愁爲何物的，你們都是金剛不壞之身，逍遙自由的度你們優久的歲月，無奈人們血肉之軀，有靈感的機體，歐陽子所謂「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，有動乎中，必搖其精，」像我這樣空度着逝水華年的寶貴光陰，一無所成，坐待老大，怎能自嘆自恨，他說到這裏，草間的秋蟲益發叫得響了，好似聽了那少年的說話，深表同情，助他的嘆息，因爲他們的生命在秋風中也不過一剎那的時間就要過去的，那得不竭力的鳴着呢，在這個時候，煙月朦朧的湖上，遠々地聽得打槳的聲音，有一隻划子船很快的向這裏搖來，一會兒已在岸邊靠住，那少年見了，且立在樹的陰面向船上看來，先聽得有溫柔的笑語聲，接着便有兩個女子從舟中走上了這平台，革履咕咯的聲音，兩人已走到月光裏，那少年聽得親切，見他們都不過在十七八歲妙年，頭上都是鬢着頭髮，一個兒身穿一件青地銀點的軟綢旗袍，身上滿是一點一點的小銀圓，被月光映着，一亮一閃的好似有千百個小圓圓在她的身上，袖子祇有幾寸長，露出了一雙雪藕也似的粉臂，和她的同伴緊握着手，那一個身上穿一件紅色的綢旗袍，觸目生艷，月光照在她們的臉龐上，都是纖細的蛾眉，流利的美目，紅々的頰，薄々的唇，更見得一樣妍麗，不知誰家嬌娃，月夜遊湖到此，倒也是雅人清興哩，少年一聲不響

的在樹下靜窺着，她們起初好像並不覺得有別人在此賞月，所以嘻々哈哈的跳躍着，又好似童心未除的女孩子一般，一個紅衣的仰首指着天空的明月道，前幾天只是下雨，我們祇好在校中悶讀書，今晚秋月這樣皎潔，還是第一次呢，若不是我約你出來遊湖，那得賞此美景，方才我們在三潭印月，也遇見許多遊人，可見得人家都有興致呢，那青衣的說道，謝々你，遂曼聲唱起幾句雲兒飄星兒搖々……「月明之夜」的歌詞來，聲音清脆得很，如出谷雛鶯一般，非常好聽，那紅衣的女子笑道，此間無人，我們舞一回罷，兩人遂翩々躍々の舞起來，漸々舞到柳樹近處，那青衣的偶然回過頭來，瞧見了那少年，好似石像一般的立在樹後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連忙放下手來，忍不住對那紅衣的笑道，你說這裏無人，那邊不是一個好々的人麼，紅衣的跟手向樹邊瞧了一瞧，微々一笑，遂挽着青衣的手臂，走到前面去了，走的時候低々の耳語着，不知說什麼話，此時少年也只得將身子走動着，又立在一處望着湖，一回兒革履聲響，那兩人又走回來，紅衣的且行且說道，我們搖進西冷橋去，到孤山去一遊吧，這裏太靜寂了，紅衣的答應一個好字，於是二人走下小艇，面對面的坐着，舟子將槳划開銀色的水，水聲汨汨的向西冷橋划去，船尾尖樣的紋痕，像一把銀色的剪斜曳着，剪碎了一片銀光的水面，終於人舟俱杳，秋蟲唧々地兀自悲鳴着，那少年沈靜的心恰被那方纔的一幕所打動，也像湖水一般的被剪開了，明月清波，小舟美人，多麼够人的詩思啊，他在水邊徘徊了一番，有一點螢火飛來，飛得很低，在柳條上一碰便不見了，寒露滴在襟上，草地裏的秋虫依舊唧々地叫着，又覺得十分淒清，再也立不住了，遂歎了一聲，慢々地走出公園來，對面一條路可以走到孤山去的，但他却並不想去，正欲沿着原來的路走回去，忽聽迎面來了一

陣歌聲，有胡琴拍板和着，在那秋風裏聽去，歌聲雖然清婉，而總帶些淒涼，他聽得出這是賣歌的來了，因為每當夏日，夕陽西墜，晚風微吹的時候，街坊上常有這些賣歌的人，二三人爲一組，拉着胡琴，唱着各種時調小曲，走東到西，有些人家在乘涼的當兒，沒法消遣，遂喚那些賣歌的人，給他們唱歌以爲樂，每唱一只，所費至多一角小洋，價廉的五六個銅元也够了，那些賣歌的人大半是婦女，懂得十數支流行的歌曲，祇要背得滾瓜爛熟就行了，這種可憐的生涯也是小家婦女不得已而做的，也有些落伍的坤伶，老去的娼妓，無路可走而出來賣唱的，他們兼善京劇有個小摺子，將能唱的戲曲寫在上面，任憑人家點唱的，不過這種生涯祇盛於夏天的晚上，一到秋風起時，便少人顧問，雖然走在街頭，唱破了喉嚨，往往也不得一飽了，那少年聽了歌聲，便立定在道邊等候，不多時歌聲由遠而近，他們已到了自己面前，月光下瞧見一個十六七歲小姑娘，穿着一件白紗旗袍，衣襟上已有一個補洞，足上倒也穿着一雙肉色的絲襪，黑紗的鞋子，手裏拍着檀板，口裏唱着四季相思的曲調，背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，瞎了一隻眼，駝着背，手裏拉着胡琴，兩個人一拉一唱的徐々走着，見了那少年，那小姑娘便立定了身子，向少年問道，先生可要我唱一只，少年微笑着不答，老婦也湊過來說道，先生，你就點一只罷，我家阿梅的小調唱得很好聽的，少年依舊不答，老婦又帶着一種懇求的情態說道，先生你就點一只，試々可好，我們走了許多路，唱不到幾只曲子呢，我們的價並不貴的，憑你先生高興賞賜，決不爭多少的，那小姑娘也掠着頭髮說道，你就聽一只罷，少年被他們纏住，又瞧着二人可憐的神氣，遂道也罷，你們到平湖秋月裏面去，我來點幾只聽聽也好，老婦與那小姑娘聽了，面上方纔有一些喜色，遂跟着那少年一直

走到裏面的平台上，就是方才少年獨自賞月的地方，少年仍立在柳樹下，老婦便問少年要聽什麼曲子，少年道，你們會唱什麼就唱什麼，祇要揀好聽的唱出來，省得我點，老婦就對小姑娘說道，你就唱一只「百花香」，胡琴和拍板一響，那小姑娘便慢聲唱將起來，果然很是好聽，百花香唱完，那姑娘接着又唱一只「心碎了」，聲調却又很淒楚，動人哀思，老婦道，你不要唱悲哀的曲調，惹人不歡，你可唱一只「十二月花名」，很好聽的，小姑娘答應了一聲，又唱將起來，唱完了，少年却說道，這個却並無十分意思，我倒喜歡聽悲哀的曲調，眼裏灑些眼淚，心頭倒反覺暢快的，你把悲哀的儘管唱出來，小姑娘道，先生是個斯文人，自然愛聽上等的歌曲，既是喜歡聽悲哀的，待我再唱一只「妾薄命」吧，少年道好，於是小姑娘將檀板一拍又唱着道，

燈光不到明，寵極心還變，只此雙蛾眉，依得幾回盼，看多自成故，未必真衰老，譬彼自蘭花，不若初生草，

少年聽了，不覺大奇，便走過去向小姑娘問道，這是古人袁宏道所做的妾薄命詩，你怎麼能够懂得唱此呢，你們大概唱的都是民間流行的世俗之曲，那得有此雅句悲調，小姑娘答道，先生說得不錯，這種歌我們也難得唱的，因為我家東隣有一老先生，是個飽學的宿儒，他聽了我的唱，說我所有的曲子太俗，他遂編了幾支歌，叫我讀熟了歌唱，文義十分艱深，我祇能背字，他老先生雖然講解給我聽，我祇能悟其大意，今晚遇見先生說喜歡聽悲哀而文雅的曲調，所以我就唱給你聽了，我聽老先生又說什麼陽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一般人決不會領略的，果然外邊聽唱的人都不要聽的，也不過唱得二三回，今晚先生却

能懂得出處，先生的學問當然是很好的了，少年道，原來如此，那老先生也是難能可貴的，你能再唱一曲麼，小姑娘點點頭叫老婦拉起胡琴，再唱一只「相思怨」道：

人道海水深，不抵相思半，海水尚有涯，相思渺無畔，携琴上高樓，樓虛月華滿，彈着相思曲，絃腸一時斷，

小姑娘唱到「彈着相思曲，絃腸一時斷，」兩句時，哀音繚繞，真有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的情況，少年聽了，連聲讚美道，妙極妙極，這種曲子真能感動人的心絃，值得一聽的，老婦見少年如此滿意，也歡喜道，人家的嗜好果然各有不同，譬如對於食物，大都喜歡吃甜的鹹的，至於苦的酸的却少人愛吃了，我們以為老先生，代我編的曲子，沒有人喜歡聽的，却不料你這位先生這樣愛聽呢，可要再唱一只，少年搖手道，你們也辛苦了，適可而止，不必再唱，時已不早，我也要回去哩，老婦道，先生你說時候不早，但是我們却每夜要唱到一二點鐘方才回家睡眠呢，少年道，這樣你們太累了，老婦道，這叫做吃了這碗飯也沒得法想，人雖累了，袋裏的錢也多了，娘兒倆不愁衣食了，可是在這幾天的晚上，天氣太涼，我們的生意也大大減退，今晚唱得不過幾角錢呢，少年聽老婦說，頻頻點頭，又問道，你們倆靠着賣歌度日子的麼，家中有沒有別人，老婦答道，我們娘兒倆相依為生的，只因阿梅的父親早已過世了，沒有人養我們，不得已而如此，少年聽了點頭，又說道，但是這種賣唱的生涯，只好在於夏天，過下去便沒有人請教了，你們又將何以為生呢，老婦道，本來我是給人家做針線的，後來壞了眼睛便不能做了，阿梅年紀又輕，小時候祇讀過二三年書，也沒有學會什麼女工，不瞞先生說，我自己以前本

是出身在娼家的，懂得許多歌曲，還沒有忘記，便一一教了阿梅，因為我自己年紀老了，喉音已不好聽，遂伴着她到街坊上來賣唱，且喜阿梅小妮子十分會唱，六七月裏着實可以多賺幾個錢，可是到了秋天，便漸々兒不興了，其他的日子我們黏製火柴匣子，將就度日，先生，現在的時世，生活費日高，我們娘兒倆沒人照應，祇好這樣過一天是一天了。阿梅在旁邊說道：我情願意在家裏黏火柴匣子的，出來賣唱的時候累得很，生意好時，喉嚨也要唱得啞，舌上津液要乾，而人家出了幾個銅元，或是至多一角錢，却坐在那裏聽了，唱得好時也不過讚幾聲，唱得不好時又要說壞話，有一次城裏的陳家太太和小姐喊我進去唱，點這樣，點那樣，足々唱了一個黃昏，母親的袋中雖然多了錢，但是我的小性命幾乎送去半條了，並且每晚要跑上許多路，回家時走得筋疲力盡，這種生涯不是很苦的麼，老婦嘆了一口氣道，不要說了，我們都是生就苦命的了，命該如此，一個人命好命壞，是前世註定的，以前我也曾過着快樂的日子，就是你小時候，家中也是好々的，後來却貧窮了，因為你生的一年恰是屬羊，人家說男子屬羊，出門不帶飯糧，女子屬羊，敗完家鄉，現在不敗母家，將來必敗夫家，果然你出世以後，你父親便犯罪吃官司，鬧得產業也賣去了，接連他也生病故世了，那小姑娘聽了，把嘴一撇，說道，母親不要嘮々叨々的多講了，人家要聽我們的歌唱，並不要聽這些話，我是屬羊的，害得一家完了，自己命苦，祇好出來賣唱，這還有什麼話說呢，她說時聲音顫動，像要哭出來的樣子，老婦又嘆了一口氣，便一聲兒不響，少年遂說道，一個人生在世上憂患多而安樂少，尤其是無產業者，祇好挺起身子去和環境奮鬥，你們的身世固然是可憐的，須知天地間儘有不少畸零痛苦之人呢，說罷，便從身邊摸出一個銀幣來，拈在手

裏，被月光映着亮圓圓的，老婦張着一隻獨眼，也早瞧見了，知道少年要賞賜給他們的了，心裏十分喜歡，阿梅唱了四只歌竟有整塊的銀洋到手，不是幸運麼，可是那少年將銀幣拈在手裏，還不賞賜，面上似乎露出躊躇的樣子，因為他雖然從衣袋中拿了出來，覺得身邊本來祇有兩塊錢，是要預備去買雙新鞋穿的，若是給了人家，自己的鞋子便買不成了，然而錢已拿了出來，不能不慷慨到底，所以就走過來，塞在小姑娘的手裏說道，這一些給你買東西的，今晚時已不早，天氣又涼，你們不如早些回家罷，小姑娘接了說道，謝你，接着微々一笑，這一笑便好似對於少年的報酬了，老婦見錢已到手，當然也謝了一聲，便和小姑娘辭別了少年，走出平湖秋月去，少年也跟着走在後面，到得門外，老婦回頭說道，請教先生尊姓，少年道，我姓李，老婦道，李先生，我們家裏住在羊肉胡同口一個小矮門裏，外邊掛着賣眼藥的大眼睛招牌，就是我們的同居，極容易認的，你有空時可來走走，如李先生這種溫文爾雅的人，我們極願意認識，不知李先生可能賞光，少年聽了，却略沉吟了一下，答道很好，我有暇常來看你們，於是老婦和小姑娘向孤山的路上走去，少年却立着不動，小姑娘走了一段路，回轉頭來，見那少年立在月光下，尙沒有走，便高聲說道，李先生，回府去罷，少年方纔掉轉身軀，向斷橋那邊走去，走得十數步路，聽得那方面胡琴的聲音又響起來，清脆的歌聲又從晚風裏播送出來，不過大家是背道而行的，歌聲也就漸漸聽不見了，少年埋着頭向前邊走去，此時月籠垂柳，湖上小艇時有往來，又有一輛輛的摩托卡，照耀着光明的電燈，發出嗚々的喇叭聲，從他的身旁疾駛而過，一切的一切，他似乎都不覺得，早走到了湖濱路，一簇簇的電炬照入他的眼簾，方知到了熱鬧之地，他的寓所也快近了，他見有些店家

已在那裏上門，便加快腳步向前走，轉下幾個灣，已到了三元坊，一家很大的店肆門前，店門早已上了，他推開旁邊一扇小門，裏面電燈還亮着，一個學徒正扒在櫃檯上看楊家將，見少年進來，瞧了他一眼，略一點頭，兩眼依舊看到書上去，還有個管帳的正在那裏打算盤，見了少年也不睬不理，少年一直穿過了店堂，裏面是個三樓三底的住宅，人家都早已睡了，迴廊下竹榻上一個跑外櫃的躺着，鼾聲如雷，少年悄悄地走到後面左邊一個耳房前，推開了門走進去，把電燈開亮，那間耳房是朝北的，有四扇玻璃窗，可是窗外的天井很小，室中陳設也粗陋得很，沿窗放着一張舊書桌，桌上堆滿着許多書籍和筆硯，雜亂無序，桌邊一張藤椅上也堆了些報紙，旁邊壁上掛着些黝黑的對聯，放着幾把不整齊的舊几椅，裏面一張小床，張着一頂夏布帳子，帳頂裏已補了幾塊，床上還攤着一條蓆，和一條薄被，那盞電燈又不過是十支光，所以室中更見得慘淡了，少年把窗開了一扇，脫下長衣，掛在壁上，走到書桌前，瞧了桌上放着一只舊鬧鐘，可是短針還指着六點，原來早已停了，少年將藤椅上的報紙取在手中，湊在燈下翻了幾過，因為日間他早已讀過了，此刻也找不到什麼有趣味的文字，祇拿着那張附刊儘是凝神的瞧着，因為這報，是本地新出的西湖日報，他新著一種長篇小說「襟上淚痕」在這幾天已在這報的附刊上開始登載了，他每日接到報時，仔仔細細的至少要讀上三四遍，覺得文筆尚沒有錯處，情節也很能引人入勝，比較已享盛名的小說家也沒有什麼遜色，他瞧到自己小說上的文字如有被手民誤植的，他必一一檢出，寫了一紙刊誤表，以便次日校正，又將自己的作品每日剪下，另外貼在一本白紙簿上，很是慎重，不願意做的生涯，這是什麼？剪刀和洋漿瓶，把花格子裏的小說剪了下來，黏在

他的簿子上，放到抽屜的，老婦張着一隻獨眼，地敲了十二下，有一個婦人的聲音，在樓窗邊，似乎同一人講話道，今晚他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，半夜三更兀自開亮了電燈，不知在那裏做些什麼事，一些吃飯本領也沒有，却每天在那裏搗着破掃帚也似的筆，寫什麼撈什子的字，忙得很，婦人的說話還沒有說完，又聽一個男子聲音接着說道，你不知道他在那裏做小說，希望要做小說家啊，婦人又開口說道，什麼小說家，三百六十行中無此一行，他做會了小說，能够賺錢麼，男子答道，你不識字不看報，自然不明白這事了，現在小說盛行，一般有名的小說家做一千字可有五六元的稿費，祇要他能够每天做上二三千字，那麼也有十幾塊錢到手了，其次的也有二三塊錢一千字，今天寫了二千字，也有四五元光景，所以一般喜歡弄筆的少年，東也投稿，西也投稿，希望要做一個小說家，他也是這樣想，於是便用心做小說了，那婦人冷笑道，我看你要寫一封信似乎也是非常困難的，至少要費兩個鐘頭，好像細心地做文章，寫上了大半張信箋，又拿來團去了重新再寫，總要寫幾遍，方纔寫好，所以我教你寫信到母家去時，你左就攔右推辭的不肯就寫，現在要教別人家每天寫上二三千字，不要寫得人頭暈眼花筋疲力盡了麼，男子笑道，這叫做會者不難，難者不會，做了小說家豈有寫不來之理，他別的本領沒有，寫字却很快的，婦人道，做了小說也須有人家要，方纔可以得錢，像他這樣年紀輕的，並非有名的小說家，他的小說也不知做得好不好，不見得有報館書局要請教他的小說稿子啊，男子道，你不要小覷他，他學問是有些的，現在此地西湖日報上已登了他的小說了，婦人哼了一聲道，他拿得到錢嗎，今天恰纔走上樓來向我借錢，說他的鞋子破了，要借兩塊錢去買鞋子，我本想不借給他的，借與他便足給了他，他拿什麼

來還呢，但因一則他長久沒有來向我開口了，二則你總是願意幫助他的。橫豎是你的錢，免得說我舅母氣量太狹窄，男子笑道，你的度量確乎是寬大的，我看在自己妹子的面上，當然祇好留養他的，其實這一年來自己運道不好，做公債次之虧蝕，心裏也煩惱得很，婦人道，所以家中用度一切都要簡省，方可以將這二三十年的老店支持得住，客堂裏的電燈火，我早已吩咐老司務關閉了，然而你不聽見後面牆上的燈光麼，這小子房裏的電燈仍亮着呢，橫豎多用了電，不要他出錢的，他就大開而特開了，本來在他房裏是一只十六支光的燈泡，前天被我換上了一只十支光了，他總是開得很長久的，你前天說起你的朋友周先生要介紹他到一家人家去教書，這件事究竟能不能成功，倘然介紹成功，我們家裏也好少一個吃飯的人了，男子回答道，大約可以成功的，不過遲早問題而已，說罷，又聽得有一種嗤嗤的聲音，鼻子裏嗅得一種大烟的氣味，樓上邊不響了，少年嚙着嘴唇，微微嘆了一口氣，懶々地立起身來，將電燈熄了，走到床前，放下帳鉤，裏了一條薄被而睡，剛想閉目入夢，誰料自己的頭着到枕上，腦海裏的思潮便湧將起來，想起方纔在平湖秋月玩賞風景的時候，和此刻睡在狹隘的小室中，有如兩般境界，究竟那一個是現實，那一個是幻影呢，我將怎樣解釋我的人生觀呢，又想到同是人類，為何在這世界上有許多不平等的現象呢，即如自己在平湖秋月的一幕，已大有感觸了，那個可憐的歌女——阿梅，不也是一個好女子麼，但是她的處境，她幹的生活，和起初來遊的青紅二女郎，已大不相同了，一邊是在學校裏受教育，並且像些素封人家的所謂千金小姐，一邊却是蓬門柴戶中的女兒，嚴重生活壓着她，使她不得不忍着苦痛，出來幹這不願意做的生涯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，是誰造成他們有這樣高低的甘苦的分別呢，即

如我遭逢禍難，寄人籬下，也是不得已而如此，却受盡人家冷淡，忍着一肚皮的悶氣，抑鬱無聊的過日子，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如何，孤苦伶仃，毫無援助，雖然丈夫貴自立，何必依賴他人，然我現在的時代，自立的本能還不够，學業半途中止，無力繼續，而就想到社會上做事，不是像樹上的菓子沒有熟，先要摘下來送到口裏吃麼，唉，環境如此，我的志願只是夢想着而不能實現了，我寄居在這裏，舅父待我還好，而舅母却把我看作眼中釘一般，冷嘲熱諷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方纔她在樓上不是又在我舅父面前說我的壞話麼，他們說的事，我也希望周先生代我早日玉成，我就可以不再在這裏吃他們的閒飯受人之氣了，還有那些可惡的店友，他們知道我無家可歸，托庇他人宇下，主婦冷淡我，他們也就狗眼看人低的不來理會我了，其實我仍舊是吃的舅父的飯，他們也是在此幫忙的，何必這樣瞧不起人家呢，但是世態炎涼，人情皆然，這些人本來是小人，也怪他們不得，此後我祇有奮起我的精神，去打破我的環境，古人說得好，「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，」又說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聲，行拂亂其所爲，……」又說「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，」那麼我雖受盡顛沛流離之苦，安知不是老天要造就我呢，他想到這裏，似乎在空虛中找到了一些安慰，漸々朦朧睡去，窗前的秋蟲却在冷露如雨之下，悲鳴個不住，那一種淒涼的秋聲，使悲秋之士聽了，自然要覺得迴腸盪氣，自傷遲暮了。

第二回 養晦鄉間戎餘重罹劫 寄人籬下歲暮更多愁